

菲茨杰拉德文集

The Great Gatsby



了不起的盖茨比

〔美〕F·S·菲茨杰拉德 著 巫宁坤 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菲茨杰拉德文集

The Great Gatsby

了不起的盖茨比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了不起的盖茨比/(美)非茨杰拉德(Fitzgerald, F. S.)著;巫宁坤等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12
(非茨杰拉德文集)
书名原文:The Great Gatsby
ISBN 978-7-5327-5199-0

I. ①了… II. ①非…②巫…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74951号

F. Scott Fitzgerald

THE GREAT GATSBY

根据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25 年版本译出

了不起的盖茨比

[美]非茨杰拉德 著 巫宁坤等 译
责任编辑/黄昱宁 装帧设计/张志全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8.75 插页 9 字数 137,000
2010年12月第1版 201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0,000 册

ISBN 978-7-5327-5199-0/I·2967
定价: 28.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调换 T: 0571-85155604

“爵代”风华

——《了不起的盖茨比》成书记

马修·J·布鲁科里^①

一、“最为不幸的年头”

一九二四年四月菲茨杰拉德在账本上记下：“摆脱困境。另：着手小说。”那个他致信帕金斯，盘点了为创作《了不起的盖茨比》而下的决心：

下面的话跟我们下午的谈话更为相关。尽管我定下了周全的计划，一心想在六月完成小说，但你知道这东西要见天日通常得花多少工夫。如果我没能写出能力所及的最好的东西，或者，就像我有时感到的那种神来之笔，哪怕我花了十倍的时间，我也是不会让其发表的。我去年夏天写的不少东西也算不错，但大都断断续续，很是零散。如今换个角度读来，我不得不舍弃了其

中的许多——有一篇一删就是一万八千字（其中的一部分会作为一部短篇发表在《水星》上）。最近四个月我才明白打我写完《美与孽》后，这三年的光景我几乎是日渐堕落。这三个月我确实是在做事，但在之前的两年——不止两年里，我仅仅完成了一部剧本，六篇短篇，还有三四篇文章——平均下来，一天就码了大约一百个字。如果我把时间花在读书、游历，或者随便做点什么——哪怕是健身上，情况也会大不相同，但我却让光阴虚度，不学习，不思考，整天吃喝，到处起哄。假如当初我写《美与孽》的时候每天只写一百字，那这书我得写上四年，所以你可以想见这巨大的差异是如何折磨我的良心的。

说这些我只是想请你对此书保持耐心，请相信，到头来，至少这些年来这是头一遭，我着实在是在勉力为之。我也正努力改变我的许多恶习：

1. 懒惰

2. 事必征询泽尔达的意见——坏习惯，事情完成之前不该去征求任何人的意见

3. 过于注重用词——自我怀疑

等等等等。

我觉得自己体内充斥着有一股巨力，从某种程度上说超过了

① Matthew Joseph Bruccoli (1931—2008)，美国散学评论家、菲茨杰拉德专家，本文节选自他所著的评传《菲茨杰拉德光彩照人的一生》。

我以往任何时候拥有的,但这股力量反复无常,令人犹疑丛生,因为很久以来我不缄其口,精神生活贫瘠,在需要依靠自己的时候便难敷其用。我也不知道还有谁像我这样在二十七岁便耗尽了那么多个人经历。《大卫·科波菲尔》和《潘登尼斯》^①都是作者年过四旬才完成的,而我的《人间天堂》是三卷头作品,《美与孽》也有两卷。所以在这部新小说里我要投入到纯粹创造性的工作中去——这不同于我那些短篇里微不足道的想象,而是一种持久的想象,这种想象源自一个真切却夺目的世界。我举步为缓,审慎而行,甚至每每陷于苦恼。这是一部有自觉美学追求的作品,它所仰赖的与我先前的创作全然不同。

今后要是我又有了闲暇,我定然不会像先前那样白白浪费。请相信,如今的我,着实在勉力为之。

小说最初的标题是“灰堆与百万富翁”(“Among Ash Heaps and Millionaires”)——这表明菲茨杰拉德已然确立小说的一大中心象征——不过珀金斯认为这标题不够有力。四月,珀金斯表示他“一直认为‘了不起的盖茨比’这一标题充满暗示性,叫人过眼不忘”。说明这标题也是早期的选择之一。

据账本记载:“十五日(四月)决定前往欧洲。”这么做并非出于菲茨杰拉德对欧洲的钟爱,抑或文化上的需要;主要是为经济所迫。由于他在“大颈”无法安心写小说,于是他便携泽尔达前往里维埃拉,

① 英国作家威廉·梅克皮斯·萨克雷的讽刺小说。

那里的生活简单、实惠。(当时法郎与美元的汇率是十九比一,一顿含酒水的饭只要三法郎。)之前他写了五个月短篇,净赚七千美金,现在他希望能暂搁短篇的写作,一心扑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上。

五月初,菲茨杰拉德夫妇乘坐明内沃斯卡号出发,带着十七件行李,一百英尺铜纱和《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他打算通读一遍。《我们的小说家》(*The Men Who Make Our Novels*)的作者查尔斯·克里腾顿·鲍德温(Charles Crittenton Baldwin)询问小说进展,出航前两天菲茨杰拉德回应道:“我的第三部小说(尚未付梓)已经完稿,它与我之前的作品截然不同,在形式上这是一番尝试,我也竭力避免那种试图‘惟妙惟肖再现一切’的做法。”作家总有夸大写作进展之嫌;但从这封信来看,这本书在“大颈”完成的分量,要比外界推测的多。如果菲氏之言可信,那么他在里维埃拉要做的就是要把草稿中的第三人称叙述,改写成定稿中尼克的第一人称叙述。他们在巴黎待了九天——期间他们与毕肖普重聚,还给斯科蒂面试了几位保姆——之后在里维埃拉入住了耶尔的格林公园酒店。

“夏日的里维埃拉”,一如人们称呼的那样,是个老派的去处,那酒店里住满了年老体弱的英国人。菲氏夫妇在瓦勒斯库租下了雅致的“玛利亚别墅”,别墅地处圣拉斐尔以北,相距七公里,每个月的租金为七十九美元,他们又另花了七百五十美元购置了一辆雷诺汽车。英国保姆莉莲·马多克每月的佣金为二十六美元;厨师每月十六美元,女仆每月十三美元。尽管这些开销并不大,里维埃拉的生活还是不像菲氏夫妇预期的那样实惠,因为下人和当地的买卖人常占他俩的便宜。一如既往,相当一部分钱花在了饭馆跟咖啡馆里。

菲茨杰拉德稳步创作小说,期间就为《邮报》写了篇有关里维埃拉生活的记叙《一年全无收入,你要如何过活》(*How to Live on Practically Nothing a Year*)。尽管他乐观的进展通报有所夸张——比方说,他在七月中旬向奥博宣称“小说几近完稿”——他在修改初稿上确实进展迅速。最初,泽尔达似乎对他们平静的生活心满意足;但七月里她开始跟一个法国飞行员牵扯不清,此人名叫爱德华·乔赞(Edouard Jozan),是常与菲氏夫妇在海滩上,在晚间聚会的那群小伙中的一个。在泽尔达跟前,那些法国小伙相互争宠,对她来说,这仿佛是回到了一九一八年的蒙特格梅罗。就像当年在赛叶公馆上空甩花活的那些美国飞行员,乔赞也驾驶飞机对着“玛利亚别墅”嗡嗡作响。或许没人知道,他献起浪漫的殷勤来能甩出多少花样。乔赞后来坚持说那只是调情。这些事被菲茨杰拉德夫妇双双化入了小说,各自有各自的版本:他写进了《夜色温柔》,而她写进了《留我一曲华尔兹》(*Save Me the Waltz*)。在泽尔达的小说里,风流韵事并没有结成正果;那飞行员要的是个情人,并不要她离开她丈夫。

菲茨杰拉德的账本记录:“巨大的危机——七月十三日。”他后来听说泽尔达要跟他离婚,他便要跟乔赞来一场决斗,但乔赞避开了^①。菲茨杰拉德逼着泽尔达跟乔赞断绝一切来往,而八月他在账本上写下:“与泽尔达亲密相伴。”之后他在笔记本上写道:“一九二四年的那个九月,我知道有些事发生了便再也无以弥补。”

① 原注:在之后的岁月里,菲氏夫妇不断渲染这次感情危机的细节。泽尔达说菲茨杰拉德把她软禁在别墅长达一个月。去世前不久菲茨杰拉德向谢拉·格雷厄姆(Sheilah Graham)承认,他与乔赞决斗一事纯属捏造,而他把这次决斗写进了《夜色温柔》。

菲氏夫妇需要戏剧场景,于是泽尔达与乔赞的韵事就成了他俩在朋友那里的保留节目,有时是独角戏,有时是唱双簧。海明威谈到他对菲茨杰拉德那些描述的最初反应时,说:“他告诉我泽尔达和一个法国海军飞行员相爱了,第一次的版本实在是个凄婉的故事,我也相信确有其事。后来故事的说法一变再变,他像是在试着把它写进小说去,可这些版本没一个像头一个那么伤感,尽管每一个都可能是真的,可我一直只相信第一个。一遍说得比一遍好;可再没一次像头一次那样叫你伤心。”海明威在记述菲氏夫妇时并不时时可靠,可他的第一任妻子哈德利(Hadley)肯定了他的说法:“这是他们妇唱夫随的一幕。我记得泽尔达漂亮的脸蛋变得非常,非常庄重,他会说他爱她爱得如何深,这爱情又是如何无望,之后他又是如何自寻短见。期间司各特就站在她身旁,脸色苍白而苦恼,每一分钟都沉浸其中。”乔赞并没有自杀;十月他被调去了印度支那,之后在一九五二年擢升至海军中将。

在八月给卢德洛·福勒^①的信里,菲茨杰拉德承认:“这个夏天,我也觉得自己老了——自打去年我的剧本失败了,我就有了这种感觉。那是这部小说承担的重负——幻觉消失了,它们为这个世界增色添彩,你对其真假全不在意,只要他们带有魔幻的光华。”在渗透于《了不起的盖茨比》的那些消失的幻觉中,菲茨杰拉德对泽尔达的爱的确信不疑便是其中之一。

小说为菲茨杰拉德提供了舞台,他可以尽情表现那些与他对泽

^① Ludlow Fowler,菲茨杰拉德在普林斯顿的同窗好友。

尔达的爱意相关的刺激经历：一九一八年的大献殷勤，一九一九年的分道扬镳，一九二〇年的重归于好（随之而来的经济收益），还有一九二四年她的背叛。没人知道在一九二四年婚姻危机前，小说完成了多少。打字稿直到是年十月才被送去斯科里伯纳出版社，所以菲茨杰拉德少说也有三个半月时间来把他对泽尔达的幻灭写进小说里去。

与菲茨杰拉德一样，杰伊·盖茨比在战争中爱上了一个女孩，可她却无法对他的付出作出相当的回应。黛西嫁给了富人汤姆·布坎南，盖茨比说服自己失去黛西只是因为自己是个穷光蛋。他用神秘而非法的手段发了财，随后自我塑造，在长岛靠近黛西家的地方大开筵席，穷尽奢华。那些聚会是为吸引黛西而设，他预料某天黛西会出现在席间，而他的万贯家财能把黛西赢回身边。计划失败了，于是盖茨比又通过叙述者尼克·卡罗维见到了黛西。为盖茨比的诚心所感，黛西答应离开她那拈花惹草的丈夫。在酒店的冲突中，布坎南揭露了盖茨比牵涉犯罪活动，击碎了黛西的决心。在返回长岛的路上，黛西撞死了布坎南的情妇默特尔，随后逃逸。盖茨比背下了黑锅，布坎南又唆使默特尔那一心报仇的丈夫将矛头指向盖茨比。杰伊·盖茨比，了不起的信徒，死的时候唯有幻灭。

虽然婚姻起了波澜，菲茨杰拉德并没有中断小说的进程。但他并非时时都在写作——尽管他向博伊德^①宣称整个夏天都要与世隔

① Thomas Alexander Boyd (1898—1935)，美国小说家、书商，他的书肆也是当时文人的聚会场所。

绝——他和泽尔达都受不了无聊与孤独。他们去了蒙特卡罗、昂蒂布和戛纳。

菲茨杰拉德第一次提到杰拉德和萨拉·墨菲是在账本上一九二四年八月的一项条目里,尽管也许早在五月他们就在巴黎见过面了。介绍人或许是杰拉德的姐姐埃丝特,她是菲氏夫妇在美国结识的,或许是唐纳德·奥格登·斯图亚特^①,1923年他与墨菲一家在巴黎相识。八月,批评家吉尔伯托·塞尔德斯带着他的新娘在里维埃拉旅行,途中拜访了菲茨杰拉德一家与墨菲一家,当时他们住在圣拉斐尔以东三十英里的卡普德昂蒂布。墨菲一家成为了菲茨杰拉德夫妇在法国最亲密的朋友。

杰拉德和萨拉·墨菲是一对美国夫妇,温饱无虞,一心想把生活变成艺术,他们的座右铭是一句西班牙格言:活得愉快是最好的报复。杰拉德的父亲经营着马克·克罗斯皮具店;萨拉是辛辛那提名媛——维博格姐妹中的一个,家里是富有的墨水制造商。杰拉德于1912年毕业于耶鲁——在那他被选入“颇与骨”高年级社团——之后进入家族企业工作,他对此十分厌恶。萨拉在幼年期间常常与母亲一起游历欧洲,更在1914年被引进英国皇宫。等到杰拉德退伍(他受训为飞行员,但从未执行过海外任务),墨菲夫妇决意与美国商业化的生活,与家庭压力一刀两断。他去哈佛学习园林建筑,一九二一年他们定居法国,带着三个孩子,为的是活得愉快。

杰拉德比菲茨杰拉德年长八岁,他英俊、机智、魅力四射。萨拉

^① Donald Ogden Stewart(1894—1980),美国作家,创作过不少电影剧本。

的头脑不在他之下,说话不爱绕弯子。尽管墨菲一家生活奢靡,独具一格,而且品位无可挑剔,他们其实不算特别富有。他们在巴黎和卡普德昂蒂布的住宅装修豪华,管事的仆人都训练有素。夫妇俩都对艺术颇为倾心。他们与娜塔莉·冈察洛娃^①一同学画,积极支持在巴黎的俄国与瑞典芭蕾剧团。帕布罗·毕加索、菲利普·巴里^②、科尔·波特^③、约翰·多斯·帕索斯、阿奇巴尔德·麦克利什^④和费尔南德·莱热^⑤都是他们的好友。在1922与1930年之间,杰拉德·墨菲完成了十幅画,将立体派技巧结合进作品的细节之中。菲茨杰拉德钦佩杰拉德与人交际时的手腕,认为共同的爱尔兰身世会在他俩之间结成一种纽带。在《夜色温柔》中,菲茨杰拉德将墨菲那种“唤起痴迷而盲目的爱意的能力”转移给了狄克·戴弗。

一九二四年夏天,菲茨杰拉德对德国思想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西方的衰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虽然全书在一九二六年才被译成英文,菲茨杰拉德不可能在这之前便读到完整版,但当年的杂志上关于斯宾格勒的文章不乏名家手笔。斯宾格勒对于历史、政治与文化的演绎并不可能直接影响到《了不起的盖茨比》。因为那些关于文明的运动的庞大观念让菲茨杰拉德非常兴奋,而他也对自己所受的

① Natalia Goncharova (1881—1962), 俄国“立体未来主义”先锋派艺术家,多才多艺。其舅婆为普希金之妻娜塔莉·普希金娜(Natalia Pushkina)。

② Philip Barry (1896—1949), 美国剧作家,作品有喜剧《假日》、《动物王国》等。

③ Cole Porter (1892—1964), 美国作曲家、抒情诗人。

④ Archibald MacLeish (1892—1982), 美国诗人,曾任国会图书馆馆长、助理国务卿。

⑤ Fernand Léger (1881—1955), 法国画家,作品多以抽象几何形体和广告式色块表现城市生活与工业题材。

教育甚感不安,所以他将《西方的衰弱》视为智性历史的总结。《西方的衰弱》对西方历史作了一个有机的概述,主张文化运动有其一定模式,发展毁灭,周而复始——而二十世纪的西方正处在衰变期。

那年夏天,菲茨杰拉德给塞尔德斯、斯图瓦特、多斯·帕索斯、马克斯维尔·施特鲁瑟斯·伯特^①,还有“一起的其他才俊”读了《了不起的盖茨比》,也可能是其中的片段。九月一个普林斯顿的学友,弗里德里克·耶瑟在圣拉斐尔逗留了一周。他没看出菲氏夫妇婚姻的裂缝,但他目睹了他俩关于宗教与文学的激烈争辩——争辩过后他们就互不理睬。菲茨杰拉德与耶瑟就普林斯顿的社交体制作了几番长谈。虽然关于文学的谈话几乎没有,菲茨杰拉德还是鼓励他去读《尤利西斯》、《奥托·布劳恩日记》(*The Dairy of Otto Braun*)和W·N·P·巴贝里恩^②的《失意客游记》(*The Journal of a Disappointed Man*)。布劳恩是个德国青年知识分子,死于战争;菲茨杰拉德视他为文化英雄,为其早逝而动容。

菲茨杰拉德的账本里对其创作《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四年有过一番评价:“自我十九岁以来最为不幸的年头,满是可怕的挫折,刺人的灾难。工作繁重,在下半年会有回报,努力做得更好。”

二、帕金斯来信

那段时间泽尔达在读亨利·詹姆斯的《罗德里克·哈德孙》,于

① Maxwel Struthers Burt(1882—1954),美国小说家、诗人。

② Wilhelm Nero Pilate Barbellion(1889—1919),英国人,日记作者。

是决定要和斯科特在罗马度过一九二四年的冬天——尽管在一九二一年意大利曾给他们留下过很坏的印象。夫妇俩在里维埃拉过得大手大脚，他们选中意大利也是因为那里的兑换汇率要比法国更讨巧。小说的手稿在十月二十七日被送到了帕金斯那儿，然后菲茨杰拉德便驱车前往罗马。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公寓，他们就在西班牙广场的王子酒店落了脚，每月租金五百二十五美元。事后证明这步走错了。菲茨杰拉德讨厌意大利人，他觉得他们傲慢、不老实。他肆意酗酒，还挨了警察的揍——他把这视作有生以来的奇耻大辱，还写进了《夜色温柔》。奥博提议要他写篇关于罗马的文章，作为《一年全无收入，你要如何过活》的姊妹篇，对此菲茨杰拉德回应道：“我恨透了那些意大利佬，根本没法给《星期六晚邮报》写有关他们的东西——除非他们想看到《教皇西弗里斯六世与他麾下的蠢蛋们》之类的文章。”最后他写了篇《通心粉的高昂价格》，叫奥博难以处置。菲茨杰拉德夫妇在罗马吵了几架，双双得了病。泽尔达动了手术，治疗不孕症，但却害了慢性感染。乔赞造成的伤害暂时痊愈了；在一九二五年四月给毕肖普的信里，菲茨杰拉德写道：“酒会过后，我和泽尔达有时要一连吵上四天，不过我们依然热烈地爱着彼此，除了我俩，我还不知道有哪对已婚夫妇能享受真正的快活。”当时一个美国剧组正在罗马拍摄《宾虚传》，菲氏夫妇经常参加他们的聚会，跟演员卡梅·迈尔斯交上了朋友。

菲茨杰拉德写着新小说，但无法决定要用什么标题。他在“了不起的盖茨比”、“灰堆与百万富翁”、“特里马尔乔”、“西卵的特里马尔乔”、“往西卵的路上”、“戴金帽的盖茨比”、“高蹈情郎”和“盖茨比”

中犹豫不决。其中的两个标题出自本书的卷首诗^①。

泽尔达与帕金斯都中意“了不起的盖茨比”，菲茨杰拉德只好在十二月敲定了这个书名。他本来要选“特里马尔乔”或“西卵的特里马尔乔”——佩特罗尼乌斯传奇小说《萨蒂里孔》中的人物，经常铺张地大宴宾客——不过拉德纳^②他们说提及特里马尔乔会把读者弄糊涂，因为这个单词读者连读也不会读，菲茨杰拉德终于被说服了^③。

还没到罗马，他们已经把带到法国的七千美金花了个精光，于是菲茨杰拉德只好在润色小说的间歇去写点短篇。尽管《夜中情》（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三月刊的《邮报》）无足轻重，但这毕竟是他第一篇以里维埃拉作背景的小说。故事讲述了一个美国女富婆与一个被十月革命褫夺了家产的俄国贵族间的爱情，重现了当年在里维埃拉过冬的俄国族群，这后来被移植进了《夜色温柔》。之后又有《调节者》（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九月刊的《红书》），写于罗马——在一部分作品里，菲茨杰拉德像是在对着泽尔达演讲，这便是其中一篇。因为丈夫神经失常，一个厌倦而自私的少妇被迫承担起责任，神秘人月亮博士这样教导她：“‘我们同意孩子可以坐在观众席上，不来参与这场戏，’他说，‘但待到这些孩子长大成人，如果他们继续当观众的话，那

① 原诗四行，诗的作者被假托为托马斯·帕克·德因维利亚斯（Thomas Parke D’Invilleers），这是《人间天堂》中以毕肖普为原型创造的人物。

② Ringgold Wilmer Lardner（1885—1933），美国作家，长期从事报业工作，是菲茨杰拉德的好友。

③ 原注：菲茨杰拉德的一个朋友，T·R·史密斯（T. R. Smith）在1922年编辑出版了一个《萨蒂里孔》的译本，结果“纽约风化协会”指责此书淫乱下流。

么有些人就必须工作双倍的时间,这样观众们才可以欣赏这世界的灿烂与闪光。’”

十一月二十日,帕金斯给菲茨杰拉德寄了一封长信,恭喜他写出了好小说,并就如何处理盖茨比这一人物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要让他的过往更模糊些,二是要暗示出他钱财的来源,三是要把他那段冗长的自述打散开来写:

我想你有任何理由为这本书感到骄傲。这书不比寻常,包含了各种思想,各种心绪。故事你讲得真是巧妙,叙述者是参与其间的演员,可更是超然于外的观众:由此读者可以高高在上地观察人物,距离给了他们一番远景。唯有如此,你的讽刺方能那样深刻,那样强烈,而读者方能切肤地体会到这巨大、不闻不问的宇宙中人类处境的陌生。在艾克尔伯格博士看来,读者不同,则意会不同;但他们的在场,对整件事有巨大的影响:他们面无表情,眼睛眨也不眨,低头看着人类的一幕幕。壮哉!

我可以接着说这本书的好话,思索其中的种种元素与含义,但现在几句批评来得更重要。你认为六、七两章稍有点乏味,确实如此,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补救。不过相信你总是有办法的,我只是想说这部分缺了点保鲜剂,既与整体节奏相称,也能顺利过渡。我只有两点真正的批评:

第一,书里的人物都个性明显,活灵活现——在街上我一眼就能认出汤姆·布坎南,然后躲着他——但盖茨比在其中有些模糊。读者没法聚焦在他身上,他的轮廓有些黯淡。与盖茨比

相关的一切都多少有点神秘,也就是说多少有点看不真切,也许你出于艺术的考虑,但别人并不能领会。你能不能像描述其他人那样把他也从物理上描绘得线条分明呢?你能不能让他在那句口头禅“老兄”之外,再增添几个体貌上的特征呢?有些东西总让读者——斯克里伯纳先生与路易斯就是明证——觉得盖茨比的岁数要比实际上大,尽管作者说了,盖茨比跟他一般年纪。要是他乍一登场就能像黛西与汤姆一样鲜活,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我想这么写也不会危害你的全盘设想。

第二点也是关于盖茨比的:他的营生自然要保持神秘。但在结尾部分你点明了他能发财靠的是与沃尔夫山姆的关系。其实你早就隐约透露过这点。所有读者都会对盖茨比能有这么多钱感到困惑,也觉得应该有所解释。明明白白地道出原委,当然荒谬透顶。以我之见,你或许可以不时地插入一些话,也可能是几桩事,各种各样,几笔带过,来暗示他的忙,忙得神秘,忙得不为人知。他接到过几通电话,但我们看不到他在宴会上同某些神秘的大人物商谈的场景,这些大人物或是来自政界,或是来自赌场,或是来自烟花之地,哪里都行。我说得不太清楚,下面的事实也许有助于你明白我的意思。在小说的大部分篇幅里全然没有一番解释,这在我看来是个不足——或者说缺的不是解释,而是对真相大白的暗示。但愿你现在在我面前,那样我就能让你明白我的意思。盖茨比究竟是干什么的,这点永远不该说得太明,哪怕可以说明。但如果在他的生意上勾出淡淡的轮廓,那就会给这部分故事提供发展的可能。